

大梁學術

(參看本刊二卷五期梁惠王與禹貢)

馬培棠

史職

二子

嘗讀史通史官建置曰：『戰國史氏無廢：蓋趙鞅晉之

一大夫爾，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外；田文齊之一公子

爾，每坐對賓客，侍史記於屏風』。然則戰國之世，豈徒

史職之未廢，抑且普具於臣子，載筆之盛，遠邁前代。蓋

史官之建置也，既書一人之過，以資戒勉；兼記衆賢之

言以佐郵治；臣子且有取於此，君父更當如之何！梁惠

王，大軍三敗，匡過宜深於簡子；奇才四離，需容尤急於

孟嘗。若其未悟，固無可言；及其既悟，將何以爲自拔之

方？史記魏世家曰：『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

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惠王既渴望於『直臣』，

更宜廣設乎『侍史』。鄒孟淳于，又皆天下之英俊，君臣

問答，言談至道，史官抱簡，必有所書。雖舊文不存於今

日，而史官撮取諸家，所定之治世大典，尙有昭示百代

者，禹貢是也。孔穎達書正義曰：『此篇（禹貢）史述爲

文』。彼雖以傳統思想，未嘗謂之魏史；而其爲史述之

文，從古云然矣。

自子夏爲文侯師，儒家乃得昌行於魏國。雖惠王廣招

賢者，志在圖強，不定有家派之限制；而儒家以歷史關

係，當覺默投夙好。況惠王之世，正切盼恢復文侯之烈，

而儒者實爲君師，則儒家之說，尤當明白提倡也無疑。鄒

孟之學，極大梁一時之盛，蓋可由想像而知者。淳于髡『

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又在梁不過經旬，影響蓋寡，茲

願從略。

孟軻，純儒也。因尊聖道而考其行事者甚多，狄子

奇孟子編年尤爲膾炙人口。惟謂惠王後元凡十七年，其

十六年，孟軻適梁，非是。蓋由惠王改元之年而誤。然所

據者，亦劉宋以來之舊說也。裴駟史記集解曰：『今按古

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

但晉人所據古文則不若是，杜預左傳後序曰：『古書紀

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

惠成王卒』。前草梁惠王與禹貢，已略有考訂，以後序爲

長。然則惠王後元凡十六年，孟軻至梁，其十五年也。豈

年，惠王卒，襄王立，孟軻一見而去。

鄒衍之爲儒，非特有人不予承認；卽其至梁，亦多謂不足信憑。果儒與否，另題論之，茲僅證其至梁爲實。史記孟荀傳曰：『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繖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鄒衍，齊人，則其在齊也，必非一朝，每當倦遊燕息，卽以齊爲棲止之地。故其適趙，劉向別錄謂之『齊使』；如燕，召公世家謂之『自齊』；至梁，雖未詳其所從入，但以初遊，亦宜由齊始。故史記以『重於齊』總上引下。若夫至梁適趙如燕，僅一遊之，故得詳惠王郊迎，平原側行，昭王擁彗。史記之文，殊自有方。

乃崔適史記探原立三證以辨其不信，曰：『案梁惠王世次，與騶衍不相常。孟子適梁之次年，惠王即薨，則此傳上云，騶衍後孟子，不當與惠王同時；一也。惠王亦不與平原君燕昭王同時；二也。平原君傳，公孫龍說平原君，不可以信陵君之存邯鄲而請封；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及騶衍過趙，乃絀公孫龍。案信陵君存邯鄲，事在趙孝成王九年，使騶衍過趙卽在是年，去梁惠王薨七十八年，不及相見；三也』。

案傳所謂『騶衍後孟子』，乃較孟軻爲幼，非後孟軻

而至梁，更非孟軻至梁而後生也，何得遽云『不同時』？『不相常』乎？且惠王之不與平原燕昭同時，何礙鄒衍？惠王雖薨，鄒衍不必偕亡也，自有餘年見平原，謁燕昭。至平原傳所云云，尤不可先有成見，隨意去取。其原文曰：『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此甚不可，……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鄒衍之辯，叙於平原死後，子孫與趙俱亡之後，乃一篇之贅文，自是增附無疑。但其所以叙於是者，蓋以上文提到公孫龍而連類及之。若然，則鄒衍之遇；不定在『存邯鄲』之後。平原之活動期，至少亦歷惠文三十二年，及孝成十五年；公孫龍固趙人，客平原又非一日，則衍固可先『存邯鄲』而遇龍。且衍以至道絀龍者乃其堅白之辯，堅白爲龍之所常言，與諫封無涉，更何證其必在『存邯鄲』之後。公孫龍本無傳，當其傳荀卿，荀卿『趙人』，於是想到『而趙亦有公孫龍』；傳平原，平原納龍諫，因又想到會絀於鄒衍。若公孫龍不必後於荀卿，則鄒衍之辯不必定在『存邯鄲』之後。且

孟荀傳未有李悝，尸子，墨翟，此諸人者，果以文列孟軻之次而謂其後孟軻乎？平原傳所云云，本宜分看，公孫龍說平原爲一事，鄒衍緇公孫龍又一事，『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者，此之謂矣。

崔氏亦知其說之難通，故以『公孫龍說平原』緊接『平原厚待公孫龍』，而刪中間『平原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使成一時一事。又以『平原厚待公孫龍』緊接『鄒衍過趙』，而刪中間『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於是讀『緇』爲『黜』，屬之平原；而不知說文通訓定聲曰：『緇，段借爲屈，又爲黜』。鄒衍以至道詘其堅白辯也。如彼剪裁，最易失真。所幸崔氏結論上冠『使』字，『使』疑詞也，固未嘗視爲定論。

竊以在未有積極證據可以推翻史記之前，但願謹守史記之記載。平原傳之『鄒衍過趙』，即指孟荀傳之『鄒衍適趙』而言，去趙而後如燕。召公世家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鄒衍自齊往，…』

二十八年，燕國殷富。此文太簡，考事殊疏。鄒衍如燕，當不出二十八年之外。但前此適趙，身居齊使，平原禮之，則平原已似爲相。六國表曰：『趙惠文王元年，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君』。趙惠文元年，距燕昭二十八年，

共十四年，然則此十四年中，先見平原，旋反齊，後見燕昭。武內義雄六國表訂誤，即於惠文元年平原君相趙下施括弧曰：『騶衍重於齊。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身親師之』。雖其言曰：『施括弧之事項，大體爲想像的，而非正確的年代』，但亦頗近情理。適趙既得，則至梁當無疑義。狄氏孟子編年載孟軻至梁，年五十三，如鄒衍後彼二十歲，亦年三十三，于學有『立』；況其幼之不至如是者乎？下迄燕昭二十八年，必不過七十。然則中間見平原，公孫龍亦必在三十左右，則今人謂龍生於周慎觀王元年者，雖不中不遠矣。是鄒衍至梁適趙如燕，昭然事實。漢書郊祀志曰：『自齊威宣時，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威宣二朝，鄒衍之術已大聞於世。據六國表訂誤，威宣之交，正梁惠王後元十六年耳。鄒衍果不及見惠王耶？竊信鄒孟在梁，同其來去。晉掘汲冢，得大曆二篇，晉書束皙傳曰：『鄒子談天類也』。當即鄒衍在梁講學所遺。

九州

鄒孟在梁，果何所云，除孟軻少有記載外，鄒衍直不易得，蓋孟子既非完文，鄒子更早遭亡佚也。竊以一家之

言，自成系統，無論何地，守之不變。茲僅綴拾殘遺，以見二子之略。

孟荀傳載鄒衍治學之術曰：『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故其論空間：『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所不能睹』，爰有所謂『大九州』。九州之名，早見金文，齊侯鐘曰：『咸有九州』。或曰九有，商頌玄鳥曰：『奄有九有』。或曰九牧，左宣三曰：『貢金九牧』。或曰九土，國語魯語曰：『能平九土』。名號雖未統一，數量則相一致。蓋人類對於方位之辨認：初有四，東西南北是也；既而九，東西南北，加四隅以配中央也；皆不過一種方整如畫之觀念而已，無定所，無定界，隨時代而異其大小。殷周天下，不出中原；春秋戰國，已擴及江河南北。衍更推而大之，及海外人所不能睹，且卒取定九州之名。孟荀傳曰：『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是鄒衍之九州有三：一曰赤縣神

州之九州；二曰如赤縣神州者九之九州；三曰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之九州。世恆呼第三曰『大九州』，茲爲便於稱說計，竊呼第一曰『古九州』，第二曰『新九州』，以與『大九州』相比配。『古九州』者，中夏之故土也，居『禹』都以視八方，要不出河南一隅之地。爾後王室式微，諸侯強大，開疆擴土，幅員日增，居『中』國以視八方，寢及四海，於是『古九州』不足數，放大之而爲『新九州』。衍又思『古九州』可放至較大之『新九州』，焉知不可因較大之『新九州』放至更大而超現時之『大九州』，於是推至無垠，而『大九州』生焉。但『大九州』之影響，當時似只限於海隅，燕齊方士，乘風破浪，以求仙士者，『大九州』說實爲其背景。若內地諸邦，『裨海』所不嘗睹，何有於『天地之際』，故其視『大九州』也，『闕大不經』而已。然而其切盼之大一統，實爲『新九州』之再造，則大梁王公所『懼然顧化』者，此矣。

孟軻亦言九州，孟子梁惠王上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此言『九』而不言『州』，蓋『州』經鄒衍而始爲定稱，其在當時，固未一致。茲亦爲便於稱說計，呼此『方千里者九』曰九州。孟軻持九州，論時勢，不拘

於古，不及於大，與鄒衍『新九州』所指正同。然而其九州分畫，似將打破自古相傳之板滯觀念，而從現實國際上着想，較鄒衍『新九州』又爲更進一步之時代化。梁惠王上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是齊有九分之一也。又梁惠王下載齊伐燕，取之，孟軻曰：『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然則燕亦九分之一也。惜乎！餘則不可考而見。但公孫丑下曰：『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以此推之，則『方千里者九』亦只容九國而已。其實孟子所言及之國，不只有九，而各國又不等皆千里。即以齊燕論之，齊則千里有加，燕則千里不足，而皆謂之千里者，於齊意在言天下之大，於燕意在狀齊國之強；他若魯衛不及五百，秦楚有逾二千；乃總謂之『地醜德齊』者，『大抵皆約略之辭』也。然而已開以九州論形勢之漸，由方整而無定地之觀念一變爲山川國別之分畫矣。梁惠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非指此。

總觀鄒孟，衍集往日『想像』九州之大成，軻開異日『實際』九州之先聲。二子去梁，史官因撮取其要，寓以惠王以來天下國家之大計；利國家莫若還河東，復故都；定天下莫若合六國，抗強秦。但鄒衍九州規模整齊，寄意匪

易；惟孟軻九州富於活動性，故禹貢九州資爲藍本。

孟子無專論地理之文字，但所提及之一二水道，與禹貢九州水道正合。兗州之『九河既道』、『浮于濟、漯』，滕文公上之『疏九河』、『淪濟、漯』也。揚州之『汭于江海，達於淮、泗』，滕文公上之『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也。但僞孔傳釋『汭』爲『順水而下』，曰：『汭，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於是學者惑之，爰謂江淮水道不與孟子合。孫星衍分淮注江論闢之甚精。按釋文曰：『汭，馬本作均，云均平』。蓋淮既獨入海，而又有南支入江，由江由海，均可達淮、泗也。是孟軻九州之舊文猶有畧可考見者。史官即據此舊文，參以己意，列國隨愛憎以爲分合，九州因利害而爲先後，興晉絕秦，破齊併燕，爰有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之禹貢九州。然則呂覽之於禹貢，正如史官之於孟軻也。吾故曰：『禹貢九州』，『改組之孟軻九州』也。

史官又以求全之心理，附鄒衍『新九州』於『改組之孟軻九州』後，一爲縱橫有度，一爲錯綜無常，前後矛盾，諸有不安於心者，於是又變鄒衍『新九州』爲『五服』。衍之『新九州』，『中』國曰赤縣神州，神州自有九州；然則其他八如神州者，亦宜各有九州。一如『新九州』自有九州，

其他八如『新九州』者亦各有九州，故曰神州居八十一分之一也。於是『新九州』中，分至其極，亦宜有八十一州。其中最中一州，實爲王畿。王畿之外，八州近環之，十六州再環之，二十四州三環之，三十二州四環之，外爲稗海；四環加王畿，共得五區，命曰五服。禹貢之『五百里甸服』，中州王畿也；『五百里侯服』，近環八州也；『五百里綏服』，再環十六州也；『五百里要服』，三環二十四州也；『五百里荒服』，四環三十二州也；然後東漸西被，湖南暨，『至于四海』，稗海也。九州雖變爲五服，然舊界終有不能盡泯者，卽甸侯二服爲一組，綏要荒三服另組也。荀子正論釋此最明白，曰：『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侯二服，已自足封之內外，所謂神州之故土也。且其命名亦似有本，吳其昌矢彝考釋曰：『侯甸男三字，爲經典彝器中之古成語，從未離析，且從未顛倒』。此蓋殷周之一種封建制度，史官附會用之；但神州故土，只有二服，不得不選取首二字而又顛倒之，復以男括之侯內。神州外，八州爲拓殖土，故荀子不釋曰封，而稱之侯衛，且更綏曰賓，尤可顧名思義，知爲新附。過綏賓其蠻夷戎狄之舊居矣。吾故曰：『禹貢五服』者，『改裝之鄒衍九州』也。

雖然，孟軻之『方千里者九』，若依舊形式計之，總積之一邊實爲三千。呂覽慎勢亦有『方三千里』之言，則三千里實爲『新九州』一邊之定數。乃鄒衍『新九州』，若以五服度之，五九，四千有五，乃大於三千，是又何解？竊謂鄒衍自有大九州，必不使『新九州』無故加廣，此蓋又是史官求全之弊。按五服之發生出於意外，及其與舊封建相牽合而取『侯甸男』之稱，問題因隨之而起。『邦畿千里』，習於人口，若定中央爲千里，則各服宜各千里，勢必至於九千，未便增至三倍；於是各服五百，四千五雖仍大於三千，但可以模稜之詞隱寄千里於五百之下。禹貢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於是等觀五服，各五百里；獨觀甸服，又似王都之外，一面五百里；依違兩可，與冀州不言境界同一用心。然而甸服惟賦，迥異他服，吾固知其窮於詞也。乃周官作者直不知五服之來源，一意附會封建之制，職方氏曰：『方千里曰王畿』，又仍甸服之五百，退之王畿之外，且恢復侯甸男之舊有次序，更與男以五百，擴及萬里，畫至十區。五服之出於九州，益不白於世矣。

總之，禹貢一篇，充滿矛盾。幸作者百般彌縫，差能

滅其綻裂。雖五服配九州，仍不免郡縣封建之不合；然較之二九州之直接衝突，則愈百倍。况又以導山導水緩和其間，更惑人於不知不覺。蓋九川與五服，同其重心；四列與九州，同其重心；而九川與四列實相表裏。史官之筆，亦云妙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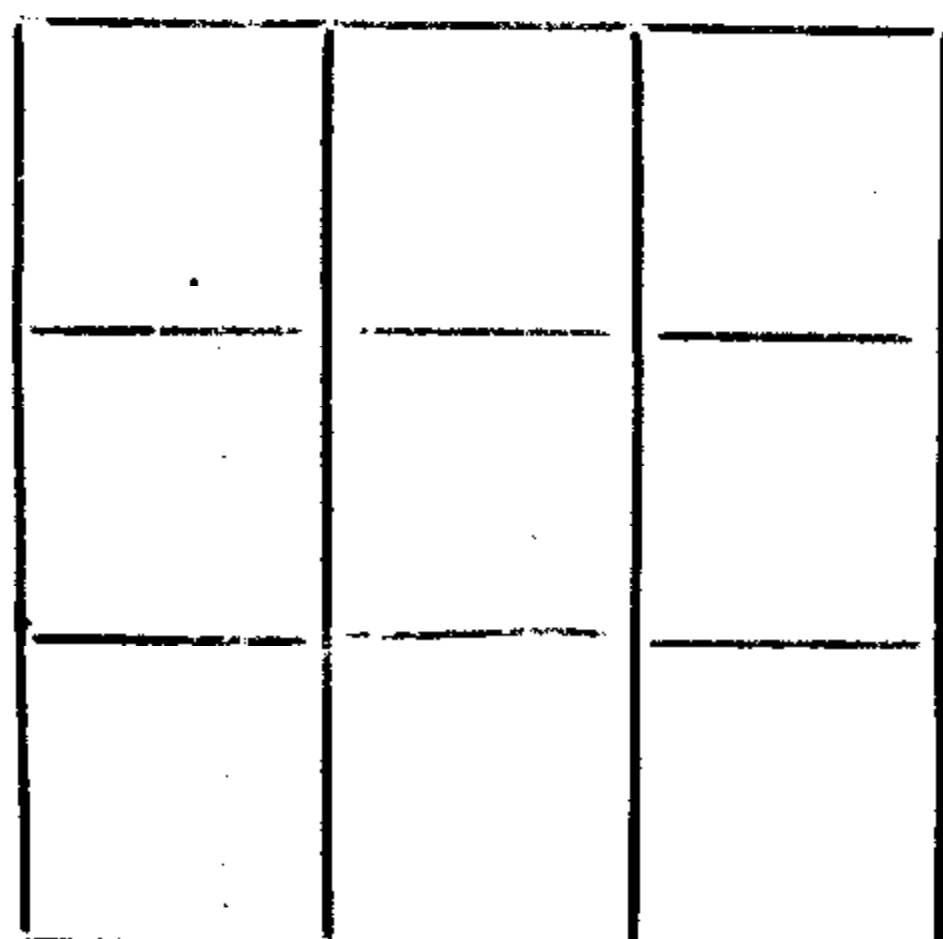
書成

鄒孟二子，於梁惠王後元十五年至梁，十六年又他去。史官編製禹貢，至早不過十五年。但禹貢九州之排列次序，合從氣味太濃，則禹貢編制又在合從未失效用之前。狄氏孟子編年謂梁襄王元年『楚趙梁鄭燕齊伐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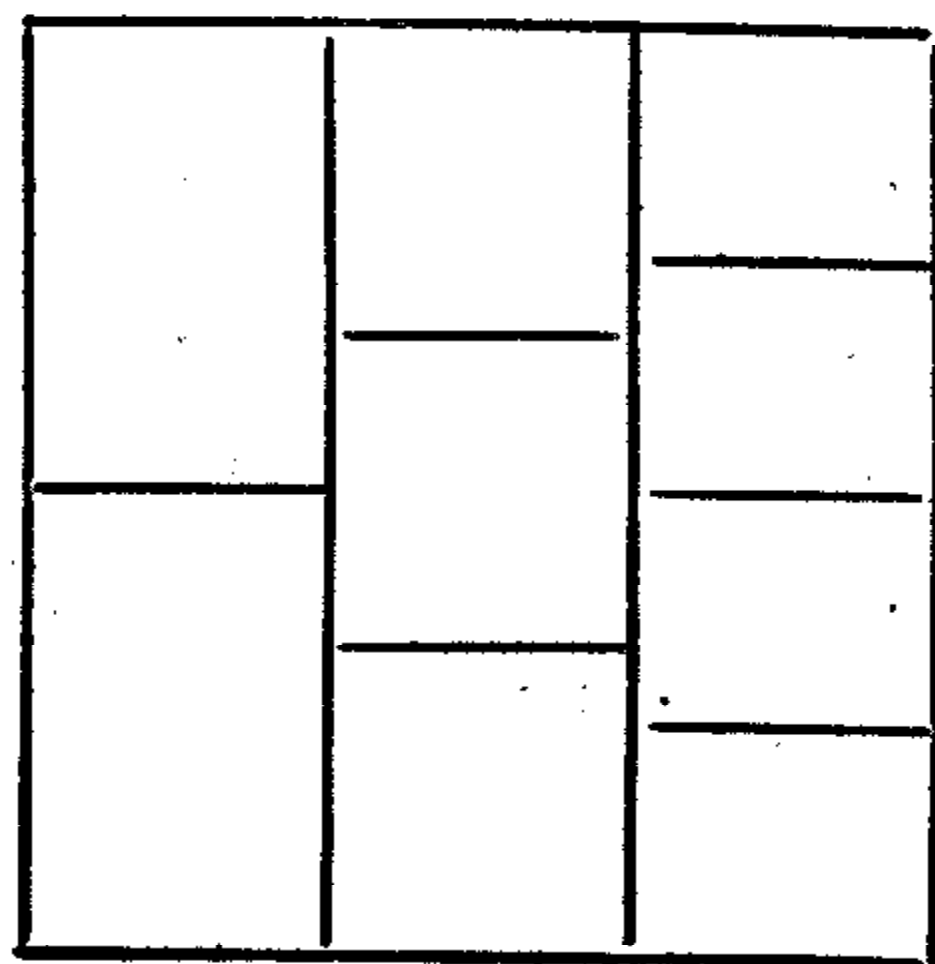
攻函谷』。則此次大舉攻秦，蘊蓄十五年，一旦暴發，乃東諸侯信賴合從之焦點。然而竟無如秦何，編年曰：『秦人開關延敵，六國皆敗走』。東諸侯經此挫折，當時必遷怒於合從，蘇秦即於是年被殺，張儀因於明年而連橫矣。連橫之道，復自魏始。資治通鑑曰：『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於秦』。然則禹貢編制，又至晚不出襄王元年。無已，則編制之時，其惟惠王薨，襄王繼，鄒孟纔去，合從方離之惠王後元十六年乎？雖曰治世大典未即實行，而魏史守之，演為紀年；魏儒習之，補於夏書。

附圖二組（為易比較起見，不得不用等方塊。）

圖一
甲
「新九州」略圖



圖乙
「改組之孟軻九州」
(禹貢九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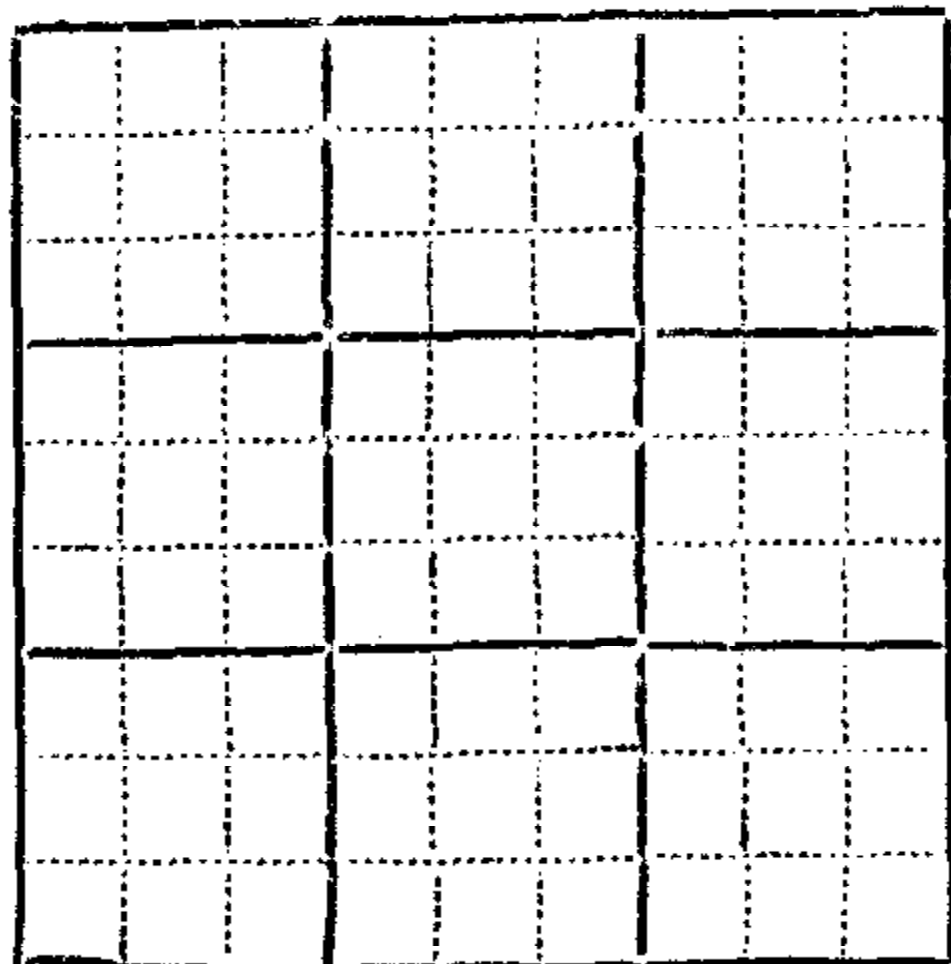


論狄

二圖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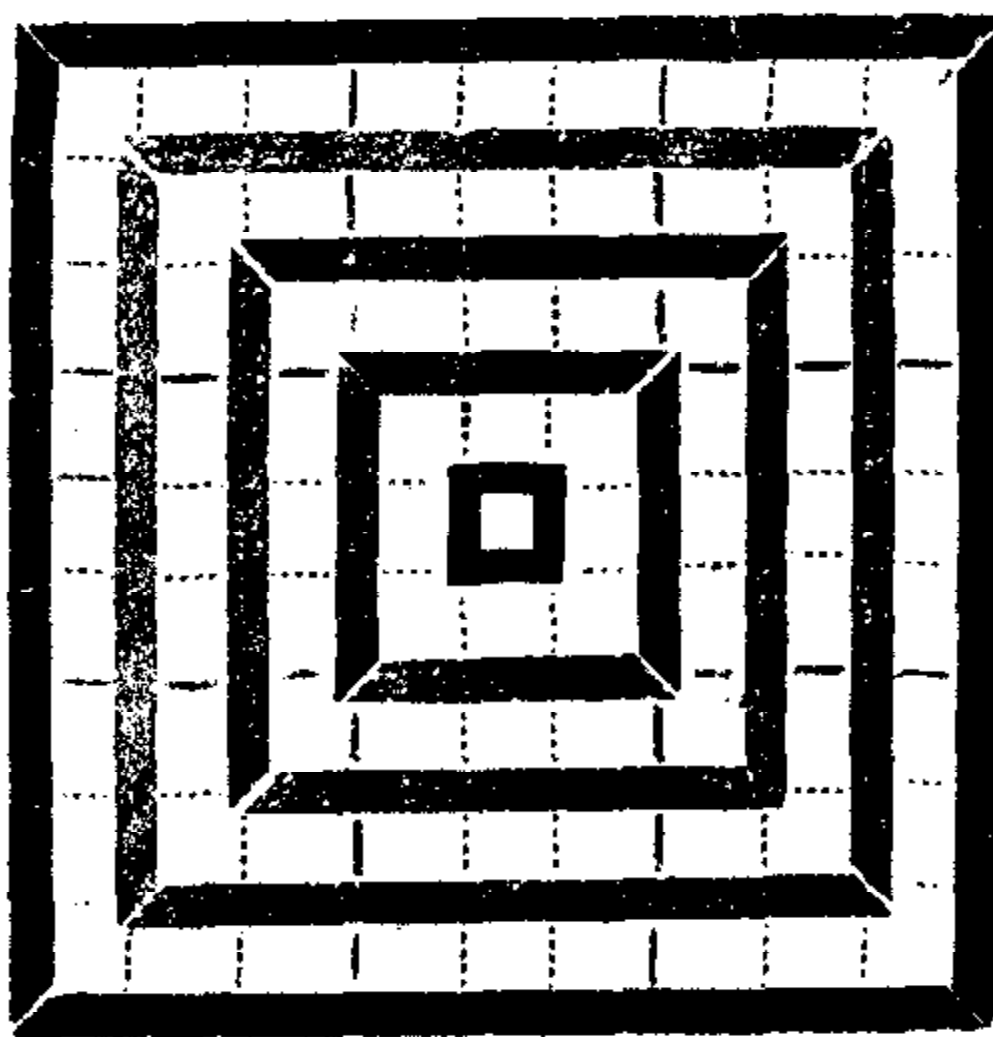
圖詳「州九新」



乙

圖「州九衍都之裝改」

(服五貢禹)



方庭

王靜安作鬼方昆夷獫狁攷，証三者同爲狄族，其見甚

卓，然猶有未盡者。今案後漢書西羌傳引竹書稱季歷伐西

落鬼戎，獲翟王二十，此其西方部落也；易稱高宗伐鬼

方，三年克之，此其東方部落也。東部鬼戎春秋稱爲赤狄，

以潞爲最大，後悉併於晉；西部鬼戎又稱爲白翟，呂相對

秦所稱與君同州者也，後悉併於秦；其別部在赤狄之北爲

肥鼓鮮虞諸部，後肥鼓爲晉所滅，鮮虞爲中山所滅，戰國

時併於趙。蓋『狄』之分赤白，亦猶匈奴之分南北，突厥

之分東西也。惟赤白之名出於晉人，故史記匈奴傳於晉稱

赤翟白翟；於秦所服之西戎八國其中復有曰翟者，實亦

白狄之屬。至若緄戎大荔之流，蓋亦狄族也。

東部之狄與商人相接蓋始於未伐夏之前，周易，天問，

山海經所稱王亥喪僕牛於易，亦即此地。易與狄本可通

用，故遯字亦作邊。商之『景員維河』，其地本在大河之兩

岸。商之東爲萊夷及海，其南爲荆舒，其西南爲夏故墟，

皆非狄地，則有易之疆域，自亦爲後世狄人所踞之上黨常

山，則其爲殷商大敵久矣。武丁號爲高宗，中興商代，其

最大功績即爲伐鬼方。周室封同姓之魏於河曲，魏即隗亦

即鬼，自當故爲狄人所有。其後封晉封翟，皆在其北，則

其地當即取之于懷姓九宗之屬，然亦僅限於汾水而止，周

人固未能奄有上黨也。

禹貢覃懷底績至於衡漳，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

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故爲一地。按其地後屬周畿，復歸于晉稱爲南陽，正值上黨之南，而懷亦即懷性九宗之懷，則其地在周室未領有以前固爲狄據。是火之地在滅衛之前固已及於河內。殷世鬼方之克或即此乎？

宣王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國語稱料民於太原，則太原自爲與狄相接之地，而爲軍事重鎮。然求其地自宜以小雅爲據，先求涇陽而後太原可得而說。涇陽所在王氏攷得爲今之涇陽，自較顧氏日知錄所說爲後來居上。然謂太原在今河東，猶有未諦。宣王時河東已爲諸姬封地，不應不侵及諸姬封地而直犯鎬方及涇陽。涇陽以北之高原正上郡地，『上』之爲言『高』，証之於爾雅『高平曰原』之說亦無不合，則後世之上郡當即前之太原。前人于太原一地或東屬之晉陽，或西屬之安定，均能言之成理；今上郡正當晉陽安定之間，則從晉陽迄於平涼一帶之高原，皆古之太原也。魏季子白盤云，『薄伐厥允，于洛之陽』，魏季子白盤有宣榭之名，當爲宣王時器，則其地當即小雅所稱之太原。洛水所經大抵皆在上郡，則太原當即指上郡矣。且圖洛之間正白狄故疆，証之後世情形亦非無當也。

成周之地北偏於狄，南偏於九州戎，非如東漢中興，據有三河之勝，東遷以後特贅旒而已，不足以制諸侯也。其

後桓文霸業，所攘無非狄楚，封衛，納王，攘狄也；召陵之會，城濮之師，攘楚也。及晉據有陽樊溫原之地，而赤狄西南遂爲晉所包，晉爲狄大敵，而狄遂不能若閔傳之世滅邢，滅衛，伐魯，伐齊矣。經累代之經營，荀林父滅潁，晉國之境遂與齊衛相接，疆土之大，駕商周畿內而過之。至於長狄之爲赤狄之別，顧棟高已論之矣。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寶易注云，鬼方北方國也，其見甚確。竹書所稱王季伐西落鬼戎，蓋亦指西部之狄，未必指在岐周之西。案太王由邠徙岐，乃由東北而西南，則岐周以西尙無大敵，可以想見。嚴粦出沒之地，前已考定爲上郡附近，又廣均注稱平州爲白狄故地，則上郡與後世平州之間亦當爲白狄故地矣，按其地約當太原北境及西河代郡雲中諸地，適當春秋末年代國之疆域。代國趙襄子滅之，事見呂覽國策史記諸書，則代正在白狄之間。又按太山一作岱，岱從代得聲，而太與大通用，則代大二字當同音。詩有杕之杜，杕爲狄之陰聲，顏氏家訓河北詩經杕作狄，近人說狄或本亦從大，則代國之名又當由狄之名而轉，則代國之爲狄亦審矣。狄爲游牧之族，秦策北有胡貉代馬之用，韓詩外傳代馬依北風，鹽鐵論馬效千里，不必胡代，可證代之產馬至漢猶存其說。至于東京始有胡馬依北風越鳥

巢南枝之詩，不復言代矣。

宋史地理志考異

(福建路)

聶崇岐

『福州：威武軍節度。』

九域志九，『福州，唐威武軍節度，周改彰武軍，皇朝太平興國二年復舊』。

『縣十二：永福。』

『永福』，九域志九作『永泰』。輿地紀勝一二八，

『永泰縣，崇寧避哲宗陵名改永福』。

『長溪，望，有玉林銀場。』

『玉林』，九域志九作『玉林』。

『羅源，中，舊永貞縣。』

通考三一八，『永貞縣，乾興元年改爲羅源』。九域志

九，『天禧五年改永貞縣爲永昌，乾興元年改羅源』。

『懷安，望，太平興國五年析閩縣置。』

『五年』，輿地紀勝一二八引會要與志同，惟引圖經

則作『六年』，而太平寰宇記一百又云，『太平興國

七年割閩縣效業等九鄉置懷安縣』。

『建寧府：本建州，紹興三十二年以孝宗潛邸升府。』

輿地紀勝一二九，『國朝會要以紹興三十二年升爲建

寧府，而建寧志在隆興二年，當改』。

『縣七：松溪，緊。』

輿地紀勝一二九，『松源縣，開寶八年改爲松溪縣』。

『緊』，紀勝作『上』。

『甌寧，望，熙寧三年廢，元祐四年復。』

通考三一八，『治平三年析建安建陽浦城地置甌寧縣』。

『泉州，望清源郡，太平興國初改平海軍節度。』

九域志九，『泉州，僞唐清源軍節度，太平興國三年

改平海軍』。輿地紀勝一二九，『陳洪進傳云，「太祖

取荆湖，洪進大懼，請命於朝，乃改清源軍爲平海軍，

拜洪進爲節度』，則改清源軍爲平海軍當在太祖時。

而國朝會要以爲改清源軍爲平海軍在太平興國三年

太宗之時。二者不同。象之謹拜觀長編之書云，「乾

德二年正月改清源軍爲平海軍，命陳洪進爲節度使』。

而皇朝編年，「太平興國二年四月平海節度使獻漳泉

二州」。則洪進納土之時，已稱平海軍節度，則平海

更節當在太祖之時矣』。

『縣七：惠安，望，太平興國六年析晉江置縣。』

輿地紀勝一三〇，『晉江縣圖經云，淳化五年析晉江

縣地置。』國朝會要云，『太平興國六年』。不同，

當改。』

『安溪，下。』

『安溪』，九域志九作『青溪』。

『南劍州：縣五，尤溪，上，有尤溪寶應等九銀場。』

九域志九，銀場無尤溪。

『漳州，下，漳浦郡軍事。』

九域志九，『唐漳州，後改南州，皇朝乾德四年復

舊』。續通鑑長編六，乾德三年九月『詔南州復爲漳

州』。

瀛涯勝覽校注序

馮承鈞

考明史鄭和傳，永樂宣德間，鄭和等通使西洋，將士

卒二萬七千餘人，多齎金帛，造大舶數十艘（第一次共有

六十二艘，見本傳；第二次共有四十八艘，見星槎勝覽），自蘇州劉家

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歷

諸番國，自永樂三年之初次航海，迄宣德八年之還京，二

十八年間，先後七奉使，擒叛王三人，歷國凡三十餘。自

『汀州，：縣五，長汀，望，有上寶錫場，：』

『錫』，九域志九作『銀』。

『蓮城，本長汀蓮城堡，紹興三年升縣。』

輿地紀勝一三二，『蓮城縣，：本長汀縣之蓮城村。』

又引會要，『紹興三年割古田置蓮城縣』。

『邵武軍，：：太平興國五年以建州邵武縣建爲軍。』

『五年』，隆平集一作『三年』。續通鑑長編二十，

太平興國四年十一月辛卯，『以建州邵武縣爲邵武

軍』。

『縣四，邵武，望，有黃土等三鹽場。』

『鹽』，九域志九作『銀』。

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番，故俗傳三保

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云。又考鄭和統率大艦縱橫印度

洋上之時，尙在西方諸大航海家甘馬（Vasco da Gama）

哥倫布（Columbus）等航海之數十年前，則我華人此種空

前航海事業，應爲東西交通史中之一大事；乃迄今西方史

書之述航海家者，不言鄭和。而三保下西洋事，昔在中國

流轉委巷，演爲戲劇平話者，今幾盡湮沒而不彰，則此舊事安得不重再提起？

鄭和將命海表時，隨使者有會稽人馬歡，太倉人費信，應天人鞏珍。茲三人者：歸誌其事，各撰一書，曰瀛涯勝覽，曰星槎勝覽，曰西洋番國志。鞏珍西洋番國志，僅見讀書敏求記，述古堂書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書目著錄，原書今已不傳。費信星槎勝覽傳世者有兩本：一爲兩卷本（天一閣本及國朝典故本），一爲四卷本，疑即周復俊之刪析本，亦今日流行最廣之本也。惟費信之書，半採汪大淵島夷誌略之文，而本人所記者亦頗簡略，實不如馬歡瀛涯勝覽之敘事詳賅。瀛涯勝覽現存者，亦有兩本，一爲張昇改訂本，流傳較廣。其刻本可考者，有張文僖公（昇）詩文集附刊本，寶顏堂秘笈本，續說郛本，廣百川學海本，天下名山勝槩記本，圖書集成本。惟張昇本刪削太甚，原文所存無幾，不足觀也。馬歡原書現存者有四本：一爲紀錄彙編本，一爲國朝典故本，一爲勝朝遺事本，一爲三寶征彝集。三寶征彝集首見天一閣書目著錄，後見抱經樓藏書志著錄。據最近調查，此本今已不知爲何人所得，則現今可得見者實僅二本而已。比較三本，以紀錄彙編本爲最詳；勝朝遺事本對於原文及譯名不得其解者概從刪節；

國朝典故本原刻本似未刪節，然今日僅存之鈔本，脫誤太多，致較勝朝遺事本之文爲尤簡。顧此三本，或爲明刻本，或爲明鈔本，概爲今日學者所不易見；爰取三本合勘，以紀錄彙編本爲底本（後省稱原本），證以勝朝遺事本，（後省稱吳本），及國朝典故本之文，復旁採業經採錄馬歡瀛涯勝覽原文之西洋朝貢典錄（後稱黃錄），明史等書，以及抱經堂藏書志所錄存之三寶征彝集前後序（後省稱集序）。馬歡本附有紀行詩，僅紀錄彙編，國朝典故二本載之。惟國朝典故本之紀行詩，錯訛難讀，乃取羅懋登西洋記通俗演義所載之紀行詩勘校；西洋記所採瀛涯勝覽之文可資參證者不少，未可以其爲小說而輕之也。

馬歡原書文言白話夾雜，錄其本者，莫不意爲刪潤，故現存三本多有出入。今校勘之目的，務在使原書還其舊，使讀者通其讀。還其舊，故對於俚語別字概不爲之改正畫一；通其讀，故凡譯名多附原名於其下。書中之譯名涉及印度洋一帶之語言甚夥，現在雖未能作全部之詮釋，然多已經 Mayers, Groeneveldt, Philipps, Schlegel, Rockhill, Duyvendak, Pelliot 諸人之考訂，今採其說較長者從之。至若地名，僅著錄當時之譯名。至其古今同名異譯，將來擬在『南海地名』中裒輯比附。

當時所謂之西洋，蓋指印度洋也。馬歡紀行詩曰，『開婆又往西洋去』，足見其以爪哇以西之海洋爲西洋。明史(三三三)婆羅傳云，『婆羅(Borneo)又名文萊(Brunel)，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又足證明其以印度洋爲西洋。第所指者不僅海洋而已，沿海陸地亦名西洋，如西洋瑣里(見明史，卽Coromandel沿岸之Cola)，西洋古里(見武備志，卽Calicut)，西洋布(見本書，出產於坎巴夷，昔之Koyampadi，今之Coimbatore)等名稱，皆可證已。至以歐洲爲西洋，要在耶穌會士東來之後。

讀書敏求記西洋番國志條有云：『詳觀前後勅書，下西洋似非鄭和一人，鄭和往返亦似非一次，惜乎國初事蹟紀載闕如，茫無援據』。第檢載籍，及最近發現之資料，鄭和奉使次數，隨使人名，以及往返年月，多不難考求得之。鄭和本傳云，和先後七奉使，茲爲分別考證於下：

第一次奉勅通使西洋，在永樂三年六月己卯，還京時在永樂五年九月癸亥。隨使者有中官王景弘諸人，此見諸明史紀傳者也。

第二次奉勅復使西洋，事在永樂六年九月癸亥，還京時在永樂九年六月乙巳，亦見明史本紀著錄。顧奉使年月不必即是出發年月。此次費信曾隨行，據信所撰星槎勝覽

云，『永樂七年秋九月，自太倉劉家港開船，十月到福建長樂太平港，泊。十二月自福建五虎門開洋，順風十晝夜至占城國』，則出發時距奉勅時有一年矣。

第三次奉勅時在永樂十年十一月丙辰(案是月無丙辰，疑明史誤丙戌作丙辰)，回京時在永樂十三年七月癸卯，亦見明史。此次出發時與奉勅時相距或者亦有一年，蓋馬歡在此次初隨行，其瀛涯勝覽永樂十四年序云：『永樂十一年，命正使太監鄭和統領寶船往西洋諸番開讀賞賜，余以通譯番書，亦被使末』，可以証已。此次隨行者，尙有回教掌教哈三，考西安羊市清真寺嘉靖二年重修清淨寺記云：『永樂十一年四月太監鄭和奉勅差往西域天方國，道出陝西，求所以通譯國語，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足證奉勅之次年四月鄭和尙在陝西。

第四次奉勅時在永樂十四年十二月丁卯，回京時在永樂十七年七月庚申，亦見明史，出發時亦在數月以後。泉州城外回教先賢墓有鄭和下番路經泉州行香碑記，其文曰：『欽差總兵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斯等國公幹，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於此行香，望靈聖庇佑，鎮撫蒲和日記立』，可以證之。此次從行者尙有僧人勝慧，曾見永樂十八年刊本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後題記。鄭和雖奉

回教，然亦曾皈依佛教。考佛說摩利支天經，經後永樂元年姚廣孝題記有云，『今菩薩戒弟子鄭和，法名福善，施財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勝報，非言可能盡矣。一日懷香過余請題，故告以此。永樂元年，歲在癸未，秋八月二十又三日，僧錄司左善世沙門道衍』，其一證也。

第五次奉勅時在永樂十九年正月癸巳，還京時在永樂二十年八月壬寅，亦見明史本紀。出發時疑在是年冬季，馬歡此次疑從行。隨使者似尚有內官楊慶洪保二人，讀書敏求記西洋番國志條云：『此册首載永樂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勅太監楊慶往西洋公幹，永樂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勅內官鄭和，孔和卜花，唐觀保，今遣內官洪保等送各番國使臣回還，合用賞賜即照依坐去數目關給予之』。是年十月尙勅鄭和等，足證當時和尙未出發也。吾友向覺明達藏有清初人鈔本殘卷一册，書題序跋並闕，殆是『針位編』之一種。中有一條云：『永樂十九年奉聖旨，三寶信官楊敏字佛鼎泊鄭和李愷等三人，往榜葛刺（原誤榜葛刺）等番邦，週遊三十六國公幹，至永樂二十三年，徑烏龜中，忽暴風浪』（下言禱告天后娘娘得不安）。此條雖合五六兩次奉使爲一事，然可考見奉使者尙有楊敏李愷二人。楊敏名見明史外國傳。舊本星槎勝覽卷首行程表，永樂廿年有少監奉使往

榜葛刺等國，其人名在天一閣本中作楊敏，在國朝典故本中作楊刺，疑皆是楊敏之誤。

第六次奉使時在永樂二十二年正月癸巳，然明史本紀未載回京年月，要在洪熙元年二月命和以下番諸軍守備南京之前，則此次往還最久不過一年，似僅至舊港即還。

第七次往還年月，皆不見明史本紀。惟鄭和本傳云：『宣德五年六月，鄭和王景弘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讀書敏求記西洋番國志條云：『宣德五年五月初四日，勅南京守備太監楊慶羅智唐觀保大使袁誠，今命太監鄭和往西洋公幹，大小海船，該關領原交南京入庫各衙門一應正錢糧，并賞賜，并原下西洋官員買到物件，及隨船合用等物，勅至即照數放支與太監鄭和王景弘李興朱良楊真右少監洪保等關領前去應用』，又足證鄭和王景弘而外，尙有李興朱良楊真洪保均在奉使之列。又據讀書敏求記同條，星槎勝覽卷首行程表，及瀛涯勝覽天方條，知珍費信馬歡三人並隨使行，尙有郭崇禮者名見瀛涯勝覽後序，似亦爲隨使之一人。至若往返年月，據祝允明前記（紀錄彙編本卷二〇二），則在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六日於南京附近之龍灣開船，宣德八年七月六日回京。

鄭和等先後所至諸國，據鄭和本傳，有占城（Campa）

爪哇 (Java) 眞臘 (Kamboja) 舊港 (Palembang) 暹羅 (Siam) 古里 (Calicut) 滿刺加 (Malaka) 渤泥 (Borneo) 蘇門答刺 (Aceha) 阿魯 (Aru) 柯枝 (Cochin) 大葛蘭小葛蘭 (Orilon) 西洋瑣里 (Cola) 瑣里 (Cola) 加異勒 (Cail) 阿撥把丹南巫里 (Iambri) 甘把里 (Koyampadi) 錫蘭山 (Ceylan) 喃渤利 (Iambri) 彭亨 (Pahang) 急蘭丹 (Kelantan) 忽魯謨斯 (Ormuz) 比刺 (Brawa?) 瀛山 (Maldives) 孫刺 (Sunda?) 木骨都束 (Mogedoxu) 麻林 (Malinde) 刺撒祖法兒 (Zufar) 沙里灣泥 (Jurfatan?) 竹步 (Jobo) 榜葛刺 (Bengal) 天方 (Mecca) 及黎代 (Lia) 那孤兒 (Battak) 等三十七國。明史常因一國譯名不同，析爲二傳。此三十七國中之南巫里喃渤利，即同一國也。西洋瑣里瑣里，亦同一國也。又考明史之大葛蘭，乃本於星槎勝覽之大隕喃條者，而星槎勝覽此條，又係轉錄島夷誌略之小隕喃條者，則此大小葛蘭或大小隕喃殆指一國。所餘者僅三十四國。又考阿丹 (Aden) 一國，名見馬歡費信 鞏珍 之書，亦係鄭和 所歷之地，鄭和本傳 漏舉其名。星槎勝覽 之卜刺哇 (Brawa)，亦係寶船所至之地，亦不見於鄭和本傳，有人以爲即是傳中之比刺，然與對音未合，未敢以爲是也。此外傳中國名不見於馬歡費信 鞏珍 之書者：有印度 之瑣里加 異勒 阿撥把丹 甘把里 沙里灣泥 五

國，馬來半島之急蘭丹 一國，疑是島夷誌略 孫陀 之孫刺 一國，非洲東岸之麻林 一國，似多非寶船所至之地。證以馬歡 費信 利利 作瑣里，復誤以瑣里 爲印度 人概稱之例，可以見已。尙有眞臘，似亦非寶船之所經。總之，鄭和 等所歷之國有跡可尋者，僅二十餘國。

鄭和 所歷之國可考者固僅此數，然寶船航行所經，實已遍歷印度 洋沿岸之地，茲可以其航行路線證之。

記載寶船里程之最詳者，要爲前聞記之下西洋條，所記者雖爲第七次航行之里程，然亦七次航海所循之舊道。

據載由龍灣 開船，經劉家港 而至長樂港，約停七月，乃開船出五虎門 到占城。由占城 到爪哇 之蘇魯馬益 (Surabaya)，由蘇魯馬益 到蘇門答刺 東南角之舊港 (Palembang)，由舊港 到滿刺加，由滿刺加 到蘇門答刺 西北角之亞齊 (Aceh)，由亞齊 到錫蘭，由錫蘭 到古里，由古里 到波斯灣 口之忽魯謨斯，復由忽魯謨斯 回到古里。大寶船 由古里 回洋，歷經亞齊 滿刺加 占城 等地，徑航太倉。

前聞記所載之里程要爲大寶船 之里程，即對於大寶船 所歷之地亦未遍舉。茲綜合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朝貢典錄，明史 所誌之針位證之，諸書中時常著錄不見於字書之「綜」字，此字應是當時海上航行用語，以指海船

者也。線有大線及分線之別，馬歡書舊港，蘇門答刺，古里等條之「大線寶船」殆指正使所駕之大隊船舶。卷首紀行詩同阿丹、天方等條所言之分線，殆指分遣赴各地之船舶。

考諸書所誌之針位，分線出發之地，大致有五：

一爲昔日占城之新州，今日安南之歸仁，其航線大致有三：一爲赴淳泥島之文萊（Brunei）之航線，一爲赴暹羅之航線，一爲赴爪哇島，蘇魯馬益之航線。後一線應經過假里馬打（Karimata）麻葉羅（Billiton）兩島之間，大線寶船所循者蓋爲此第三線。自是山蘇魯馬益歷舊港，滿刺加，亞魯而至亞齊。

二爲亞齊，即諸書之蘇門答刺也。其航線有二：一爲赴榜葛刺之航線，一爲赴錫蘭之航線。茲二航線雖在亞齊分道，似皆經過喃律、翠藍兩地，然後分途。航行大線寶船所循者，乃後一航線也。

三爲錫蘭島之別羅里，此地雖不能必爲今之何地，要在今之高郎步（Columbo）附近，其航線亦有二：一爲西赴溜山羣島之航線，一爲西北赴小葛蘭之航線，亦即大線寶船之航線。明史言錫蘭可通非洲東岸之不刺哇（Brava），殆爲溜山一線之延長線也。

四爲小葛蘭，其航線亦有二：一爲徑航非洲東岸木骨

都東之線，一爲北赴柯枝之線，大線寶船即遵此線經過柯枝而至古里。當時寶船似未北行至阿刺壁人之沙里八丹（Jurattan，今Cannanore）及狼奴兒（Honore）二國。

五爲古里，其航線似亦有二：一爲西北赴波斯灣口魯謨斯島之航線，一爲赴阿刺壁南岸祖法兒（或應加入今地未詳之刺撒）阿丹等國之航線。當時寶船雖未徑航默伽，所遣通事七人附載之古里船應亦循此線西行而抵秩達（Jidda）也。

當時之分線不止一隊，馬歡、費信、鞏珍等未能同時遍歷諸國，所以其記載各有詳略。如馬歡未至刺撒，所以瀛涯勝覽無刺撒條；費信未至默伽，所以星槎勝覽列天方於傳聞諸國之內。

前所述者，僅就以鄭和爲中心之下西洋寶船而言。此外在鄭和以前及寶船以外之特使，航行南海及印度洋中者，亦不乏其人。茲據明史列誌如左：

使臣劉叔勉於洪武二年使西洋瑣里。

使臣塔海帖木兒於洪武三年使瑣里。

御史張敬，福建行省都事沈秩於洪武三年使淳泥、開婆（即爪哇）。

中官尹慶於永樂元二年使瓜哇、滿刺加、柯枝、古里等國。

副使開良輔，行人甯善於永樂二年使蘇門答刺西洋瑣里二國。

中官馬彬於永樂二年後使西洋瑣里。

中官張謙，行人周航於永樂六年送淨泥王還國。

中官甘泉於永樂十年送滿刺加王任回國。同年有使印

度之紹納樸兒 (Jainpur) 底里 (Delhi) 二國者，不知是否爲同一人。

中官侯顯於永樂十三年使榜葛刺國。此次遣使並見星

槎勝覽，惟在卷首行程表中誤作鄭和。此外星槎勝覽行程

表並誌有少監楊敕等於永樂十年使榜葛刺國。

如前所述，足徵洪武永樂宣德三朝國勢之盛，傳播國

穆傳之版本及關於穆傳之著述

張公量

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塚，得古竹簡

書。帝命荀勗和嶠等撰次爲十五部，以爲中經，列在秘書。

今所傳者惟紀年穆天子傳周書古文瑣語數書而已。穆天子

傳，高似孫史略云，『一卷，竹書內。李氏邯鄲書目云，

『六卷』，必是字誤』。今本皆作六卷，襲李氏之誤歟，抑

別有據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書凡八千五百一十四字，

今本僅六千六百二十二字，缺脫愈甚矣，始作俑者誰歟？

威之遠。漢代雖亦有遣黃門與應募者入海市異物之舉（漢書卷二九），然不及明初規模之大。撫今追昔，感慨繫焉！

本書校勘，承向覺明以若干難覓之鈔本刻本見示，並以若干新發現之資料見貽，而於名物之考證，得之於Orchill 及 Pelliot 二氏者不少（原考見一九一五年及一九三三年

通報）。惟去歲出版 Duyvendak 撰「重再考訂之馬歡書」，未能一檢，而國朝典故本瀛涯勝覽得之較晚，惜脫誤甚

多，故僅摘錄其異文之重要者。至與吳本黃錄相合之寫法，未能遍注也。三校既畢，爰將考證所得，誌於卷首

云。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馮承鈞識。

元明以降，校是書者不下二三十家，或考詳典禮，或訓釋

故字，或疏證地理，厥功至鉅。然明人荒陋，輕易校刊，

譌奪滋多；泊清一代，望江檀墨齋始作穆天子傳註疏，江

都陳穆堂繼爲穆天子傳補正，固皆穿鑿附會，了不足取，

即錢塘丁益甫之穆天子傳地理考證，自以得其實，亦五十

步之於百步耳。儀徵劉申叔著穆天子傳補釋，已較嚴謹；

而近人武進顧陽生撰穆天子傳西征今地考，轉涉悠謬。蓋

諸人於古史疆域，史蹟真贋，茫昧而未之考，徒以今日之地理觀念繩而測之，以炫神州威力之重，文物之盛，夜郎滇池，不亦慎乎？

是書或入起居注類（如書錄解題），或入傳記類（如鄒齊讀書志），或入小說類（如四庫提要），自來著錄，原無定準，吾人亦不必判別是非。茲就知見所及，輯錄傳本於后。

穆天子傳一卷

高似孫史略記竹書（穆天子傳一卷，周書十卷，古文瓊語四卷）

一條，可資考宋時穆天子傳之面目，摘錄如下：『襄王即

魏惠成王之子靈王也。世本以爲襄王。又史記六國年表自

靈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至太

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杜預於左氏傳之末，嘗

攷其不合於經傳者數事。劉知幾史通乃言汲冢紀年載春秋

事多與左氏同。又郭璞註山海經以爲穆天子傳載穆王饗西

王母于瑤池之上，與竹書同。璞又言竹書不出，則山海經

幾廢。則知竹書所載恠妄者必有合於山海經者。初在隋目

八十七卷，是猶皆存；至唐藝文志吳兢西齋書目僅十四卷

耳。知幾又曰：汲冢所得，尋即亡佚。然則摯虞東晉既嘗

據引，荀勗又嘗參訂；杜預之所引用，干寶之所稽法，則

是不爲不古矣。不只是也，師古稱臣瓚所注漢書，喜用竹

書。隋志有竹書同異一卷。按荀勗所考古尺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時勗爲中書監，同第錄者中書令和嶠，秘書主書令史，秘書校書中郎張宙，郎中傅瓚。瓚卽師古注漢書所引臣瓚者也。時所書用二尺黃紙。又云，『穆天子傳』，李氏邯鄲書目云「六卷」，必是字誤。按今本結銜不署和嶠張宙傅瓚等人職名。而舊抄本有之，見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顧千里抄校道藏本。孫詒讓籀韻述林考之頗詳，宜參閱。

穆天子傳六卷

郡齋讀書志錄之傳記類，云：『右晉太康二年汲郡縣

民盜發古塚所得，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詔荀勗和

嶠等以隸字寫之云云。郭璞注本謂之周穆王遊行記。勗之

時，古文已不能盡識，時有缺者。又轉寫益誤，殆不可

讀。按此，則是書又名周穆王遊行記矣。

穆天子傳六卷

元劉庭幹校本。王元翰（漸）至正十年序云：『南臺都

事海岱劉貞庭幹舊藏是書，懼其無傳，暇日稍加讎校訛

舛，命金陵學官重刊，與博雅之士共之，諗予題其篇端

云』，則王序爲是本而作也。明本以降，皆錄之，則明本

覆劉本可知也。按定齋謂今所據有劉氏庭幹本，則尚有元

版劉校本，惜余未之見也。

穆天子傳六卷

明吳氏琯古今逸史本。

按是本與龍威秘書本多同，如『柏天』之俱作『伯天』，

卷一『丙寅天屬官效器』，『天』下之俱有『子』字等。

但亦有違異者。

穆天子傳六卷

明邵氏闇生震古介書前集二十一種本，四冊。

是書爲明天啟七年（丁卯）刻，凡通行本之□，皆註

『缺』字於旁。不載荀勗序。字形多異，如觴之作觴，鳥

之作鳥，侯之作侯。字體亦有異者，如留國之邦之作留骨

之邦，稱之作旃。卷一卷二相連，不另起頁。爲穆傳之又

一面目，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巴陵方氏之藏本。

穆天子傳六卷

明范欽天一閣本。上海涵芬樓影印本。

穆天子傳六卷

漢魏叢書本。

穆天子傳無卷數

說郭本，不全。按說郭有西王母傳，題漢桓麟撰，僞

也。是篇末云：『周穆王時命八駿與七華（誤）之士，使造

父爲御，西登崑崙，而賓西王母，穆王持白珪重錦以爲王母壽，事具周穆王傳』。所言多出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六卷

上海涵芬樓影印道藏本。

穆天子傳六卷

龍威秘書本，即漢魏叢書採珍十九種本。

穆天子傳六卷

顧抱冲校影宋本。宋本九行，行二十字。顧氏手校

曰：『壬子春得一影宋鈔本，斷爛不全，失去一葉，其文

與註則微有異同。因研朱細校其異。顧文字古奧，未敢

妄訂是非，行就博雅家正之。癸丑霜降後二日，抱冲校畢

記』。（穆天子傳風堂藏書記）

穆天子傳六卷 洪頤煊校

新輯平津館叢書十集本。傳經堂叢書本。

頤煊字旌賢，號筠軒，浙江臨海人。是書據漢魏叢書

本，明程榮本，吳琯本，汪明際本，趙君坦所校吳山道藏

本，暨史漢諸注，唐宋類書所引，互相參校，所得甚多，

向稱善本。洪氏信穆傳爲周秦間人作，舉古字爲證。如聘

禮云，『管人布幕于寢門外』。鄭君注云，『管，猶館

也』。古文管爲官。此書云官人陳牲，官人設几，乃古文

之僅存者。又爾雅釋地云，『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此書云紀述于弁山之石，眉曰西王母之山，與爾雅所記合。復以末卷爲荀勗等所定。氏自叙其功云，『表其異同，正其舛謬，爲補正文，及注若干字，刪若干字，改若干字，其無可校證者闕之。徒憾傳譌已久，未能盡復舊觀，如釋古彝器碑碣之十得五六云爾』。其態度至篤實，所正自可依矣。

覆校穆天子傳六卷 清翟云升撰

五經歲徧齋校書三種本

此書與洪頤煊校本並稱諸校本中最善者。自序述著作之經過云：『自前明逮我朝，校是書者不下十家。傳鈔翻刻，又各有舛錯，甚至不可句讀。余不自揣，覆校之，於諸本中從其一是，兼采檀氏萃疏，參附管見，以成此編。業付梓矣，而審視仍多未合，且有刊刻之誤，未及檢者，竝剔改如左（按末附補遺，當卽此）。豈易復郭氏之初，庶與都事（按指元劉貞）本不甚相遠。惟是竹書古文，晉武付秘書以今文寫之，以隸破篆，筆迹詭奇，展轉致譌，寔用歧出，無從是正。茲取諸家傳本，載在字書者，從其同而附其異焉。烏乎，其荒邈矣哉！』按是書不盡采檀疏，有如

陳穆堂（逢衡），校勘頗慎，改正特多。如澤之誤爲澤，崖

之誤爲峯，鵬之誤爲鸛，翟之誤爲菴，皆經指出。說

『鄒柏絮』一段，尤足資考證之模範。云『路史六國名紀：

刪，崩也；刪，伯紫國。穆天子西征至于刪，河宗之子孫

刪柏絮逆天子。郭，叵宵切；柏，爵；紫，名。廣韻上聲引

之云，漢有刪城侯；地紀，陳倉有刪城云。河宗之子孫，

則宜在此，非沛之鄒。姓纂作鄒伯紫。穆傳今作鄒伯絮，

訛。案今廣韻上聲四十三等，鄒，普等切。穆天子傳云，

『西征至鄒』。郭璞云，『國名也』。前漢書有鄒城侯。

今漢書高惠文功臣表鄒城侯周緜，師古曰，『鄒音陪，又

音叵宵反』，字皆作鄒，不作刪也。攷說文六下，鄒，右

扶風鄒鄉，從邑，崩聲。沛城父有鄒鄉，讀若陪。是鄒爲

兩地，而音不同。傳所云『鄒』，蓋在右扶風，郭云叵宵

反，即崩之重聲也。玉篇始音鄒爲梅蒲切。故說文新附，

孫樞唐韻音薄回切，而顏注漢書，亦主音陪。不知玉篇唐

韻所音，乃沛城父之鄒；若鄒成侯之鄒，則在右扶風，專

音普官反也。廣韻平聲十五灰，『鄒，薄回切，鄉名，在

扶風』，竝誤。路史謂穆傳國名，非沛之鄒，則是；謂其

字當作刪，而譏姓纂作鄒爲訛，則非也。又攷集韻始有刪

字，凡三見，竝爲鄒之重文。上聲四十三等云：『鄒，國

名，穆天子傳西征至於鄒人。一曰縣名，在扶風，鄉名，

在鄴」。平聲十五灰十八尤則專引說文云云。雖均未剖判分明，然未嘗以鄴爲兩家也。路史之說，殆不足信，惟謂絮爲繁之訛，則似可從，但它無所據耳。

穆天子傳六卷

清孫星衍校本，未見。龔定盦最錄穆天子傳（文集補編）

卷三云：『晉書束皙傳曰，「此書本五卷，末卷乃雜書，十九卷之一」。孫星衍曰，「尋其文義相屬，應歸此傳，束皙傳別出之者非也」。龔自珍曰，「孫說是也」。又謂所據諸本，洪氏（頤）孫氏（星衍）爲佳。按是本，北平北大兩圖書館均無，而各種書目亦未載，不知尙在天壤間否也。既見許於定盦（謂末卷爲本傳，自是不凡），當有過人之處，惜乎其不可見也。又按孫氏平津館藏記補記有穆天子傳寫本，云，「此本與今世所行漢魏叢書本無大異同，惟末卷多未刻字，又闕曰「祀大哭以下并注廿字」。則是即孫氏所校之本歟？

穆天子傳注疏六卷

巴陵方功惠柳橋廣州輯刊碧琳瑯館叢書本。坊刊本。

清檀萃撰。檀萃字默齋，安徽望江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著述頗富，穆天子傳注疏以外，有大戴禮注疏，逸周書注，儷藻外集，楚庭稗珠錄等十四種。穆傳注疏一書，不爲後人稱善，陳逢衡雖采其說入於補正中，而詆譏

特甚。長洲黃蕘圃並未參校。最後劉師培爲補釋，亦多毀

鑿。蓋其書妄設篇章，妄發議論，羗而不實也。兩刊本

余並未見，今惟從陳氏補正窺見一斑而已。陳氏凡例二列

其目，知其卷首列編年，即以竹書紀年之穆王篇全列於

上，而附注於下。又於卷一標出啓行出塞章第一，河宗迎

接章第二，披圖視典章第三，濟河仲乘章第四，數過嘉辭

章第五，未附河源考。於卷二標出曠書居慮章第六，昆侖

之邱章第七，命「吾主章第八，春山銘迹章第九，赤鳥之

人章第十，曹奴之人章第十一，留骨之邦章第十二，羣玉

之山章第十三，潛時章第十四，剗閭溫歸章第十五，鸚韓

無冕章第十六，至西王母之邦第十七，未附崑崙考。於卷

三，標出賓西王母第十八，憂吟世民章第十九，曠原大獵

章第二十，智氏章第二十一，瓜瓞紗衍章第二十二，命懷

諸飭章第二十三，未附西王母傳。於卷四，標出重鱸氏章

第二十四，文山歸遺章第二十五，八駿翔行章第二十六，

巨蒐備奴章第二十七，河宗歸邦章第二十八，入塞章第二

十九，入宗周章第三十，西土之數章第三十一，祭師觴師

章第三十二，北遊還反章第三十三，未附穆巡里數考。以

上檀所謂西巡也。以下爲東巡。於卷五，標出休溲澤章第

一，飲沛上章第二，圃田章第三，觀桑者章第四，宿祭章

第五，雀梁奏樂章第六，射獵遊章第七，化人神遊章第八，虎牢章第九，次宿開告章第十，帝臺燕樂章第十一，

黃池謠章第十二，入啓室章第十三，筮獵萃澤章第十四，

還入章第十五，未附帝臺化人考。於卷六則不曰章而分爲

節。自勒示石閭至歸周凡三十一節，未附穆天子論。陳氏

從而評之云：『穆天子傳是古起居注體例，其紀事但纏聯

而下，不分卷數。若盛姬死事，又自爲一種。晉荀勗輩妄

分爲五卷，已屬不合，檀氏又從而分章分節，陋矣。夫論

孟之分章，以上下各不相屬故分爲章句，檀氏仿而效之，

殊覺武斷。蓋失之瓊屑，然矣。陳氏則歸咎於其遠隔滇

南，用以洩胸中不平之氣，有以致其舛也。是書顧師有殘

本一冊，係卷一之三，無鐫刻標識，不知是何版本，亦不

載諸序。首題『河東郭璞註，江南檀萃疏』，疏語繁亂，

復有眉批。所附之考尤沓。卷一共四十一頁，而河源考佔

三十頁。茲錄其釋『河伯無夷』一段，以爲例：『經云崑崙

崑崙南所，有汜林，方三百里。從極之淵，深三百仞，惟

冰夷恒都焉。冰夷人而乘兩龍。一曰忠極之淵。陽紆之

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郭註經云：『冰夷，

馮夷也。淮南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即河伯也。』然

此論不自於淮南而始於莊子。蓋河伯上古之諸侯，有功德

於民，如重該修熙之類，故祀爲河宗氏也。故陳氏謂其『考證者一二，附會者八九』，非虛言也。

穆天子傳六卷

海嶽樓秘笈叢刊之一，海源閣藏黃蕘圃校本，民國

二十三年一月山東省立圖書館印行。

黃丕烈字蕘圃，又號復翁，江蘇長洲人，爲有清一代校

勘大家。所著有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六卷，續錄二卷，再續

記二卷等。校註穆天子傳者，當以蕘圃所見傳本爲最夥。

計有九行二十二字本，元妙觀道藏本，程榮本，范欽本，

范欽吉陳德文本，抄本有叢書堂本，校本有顧本惠本。其

書以朱墨二色互校，惟所屬無例。其校法，有云：『丙寅小

除夕以顧千里影鈔道藏本校。其與此刻異者，旁行加△，

或下方旁行註出，標以「道」字。與此刻同者不贅註出

矣。』以程榮本爲主，以他本校之。彼以程本爲明刻本之

最先，因『九行二十二字本校本文與此刻同，疑此即從九

行二十二字本出』故也。卷末附顧實王獻唐二氏跋。

穆天子傳補正六卷

陳氏叢書本 讀騷樓叢書本

陳逢衡（一七七六一一八五五）字穆堂，江都人，與馬氏玲

瓏山館同以藏書知名於鄉里，瓏室其別業也。生平嗜書，

精於是正，嘗以五色筆叙其端委，莊書簡端，朗如眉列。江
浙書賈，獲一秘籍，必先造其廬，陳氏不惜以重貲購之
（穆傳集），故所著竹書紀年集證逸周書補註等，皆搜輯甚
博，學者便焉。穆天子傳補正之作，自謂乃繼明胡應麟之
志。序稱『幼耽古籍，專意持平。履彼蠶叢，穿茲蟻曲。
絕無矜奇可愕之事，但有互亂錯簡之疑。洵知此傳，實出
西京，穆滿猶乘周禮。蓋嘗三復揣摩，循其轍迹，所經大
都在西番大昆侖東南宿州小昆侖而止。至於字畫，則箇箇
關鑿，可以識蝌蚪之舊；國名則重翻鴟韓，可以補姓氏之
缺』。其精神意氣，略可知矣。是書以郭注爲主體，備錄
洪慎諸家之言，末加按語，或補正，或考釋，而心得則無
多。茲尋出三點言之，以例其餘。一爲干支之考證：如『
庚辰，戊寅後二日』；『癸未，庚辰後三日』之類。又略
爲訂正，如『甲辰，癸卯後一日，若上文是癸酉，則下距
甲辰三十一日矣，穆王不至留連如是之久，故定以爲癸卯
也』；又『戊申，丙午後二日，洪本作戊寅，上距丙午三
十二日，誤』之類。按穆傳書缺簡脫，自非他書可比，
故不能拘牽情理，定其謬誤。二爲引書之釐正：凡類書
所引，誤以爲穆傳者，悉加釐正。如太平御覽三十八『自
密山以至鍾山四百六十里，其間盡澤，多快獸奇魚』，爲

西山經之文；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三十『西王母降周，穆王
開宴，有萬歲冰桃，千葉碧藕』，爲王子年拾遺記之文；
皆誤引以爲穆天子傳也。三爲郭注之刊正：如郭璞引山海
經『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以注『吉日甲
子賓于西王母』句，大加訶斥云：『山海經所載是禹益時
所見之西王母，至穆王時已千餘年，其國猶是，其人則非
也，焉得取山海經之文以註此』。又云：『即依山海經之
文證之，亦無甚怪異。豹尾者，其衣有尾也。後漢書梁驥
傳『薰作狐尾單衣』，注『後裾曳地如狐尾也』。又西南
夷列傳，『槃瓠生子十二人，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好
五色衣服，製成皆有尾形』。又哀牢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
龍文，衣皆有尾，此類是也。虎齒，言齒粗大也。善嘯，如
後世孫登阮籍之類。蓬髮者，古時質樸，不似後世女人梳
妝，故髮四垂也。戴勝者，戴玉花勝也。本無神怪。穆傳
敘述西王母歌詩贈答，何等雅正。竹書紀年亦然。即證之
山海經，亦無奇異之處，而况以千餘年之西王母爲即穆王
所見之人乎？故辭而闕之』。神話傳說自不必解釋，而
陳氏反刺刺不休，無裨實際。其拘迂鈍拙可哂者類此。穆
堂自道一生以著述自娛，尤耽古史。汲冢三書，先後整
統，而其蔽短攸歸，乃缺乏史學上批判的眼光也。僅足供

吾人之參攷，不足資吾人之依據。所謂『較之洪本少有異同，實於郭注多所補正』，即此自表之功，吾人亦未能首肯焉。

穆天子傳地理攷證六卷 附中國人種所從來攷，穆天子傳紀日

千支表。

穆天子傳地理攷證六卷，丁謙（二八四三—一九一九）撰，

浙江圖書館叢書（二集）本。謙字益甫，古杭（浙江嶧縣）人，

精研地理，著述頗多。是書，民國四年刊於浙江書局。謙

生常清季，其時學者於西洋歷史已頗有所聞，遂倡中國

人種西來之說，引證雖詳，不免傳會。益甫此書，蓋亦循

此空氣造成。其言迂闊，不為典據。首冠凡例多條，有云：

讀是書，當先知中國人種古時由西方遷徙而來，故三

代以前人多畜懷故土之思，此穆王西征之原因也。

讀是書，當先知西王母為西方大國，其國上古時名

加勒底（按即Celt），炎黃時名巴比倫，至於商周，名

亞西里亞。中國人種西來之始，當在加勒底時代，

而穆王至彼則亞西里亞時代也。

此皆大言不慚者也。彼不問穆傳之真實與否，不審古代交

通之遼廓與否，昧於變遷之道，視古今如一軌。以此治

學，莫不乖失，徒滋繁瑣，以眩耳目耳。又云：

讀是書，當先知西見王母始於黃帝，帝堯繼之，穆

王不過遵領故轍，儒生不察，駭為異事，囿於所見

故也。讀是書，當先知穆王西征之道即今日通行之

大路，就本書卷四之里數方向，按圖以考，雖地名

不同而大致皆合，方信古書所載皆屬實事。

彼於古書之信心，有如是者。洵周書竹書紀年皆晚出爭訟

之書，彼且不以為疑。故直謂西見王母昉於黃帝。穆王西

征，左傳史記載之三數語，是否即指其事，顧亦難言。其

事至穆傳偽列子（穆王篇）然後備，究竟何若，不得而知；然

於魏晉之間，流播始盛，則可言也。故安得謂西征之道

即今日通行之道？其武斷類此。今摘錄其辯西王母一段於

下，以見其概：

……西王母者古加勒底國之月神也，軒轅黃帝傳言

時有神人西王母，太陰之精，天帝之女，可為月神

確證。攷加勒底建都於幼發拉的河西濱，名曰吾耳

一作威而城，有大月神宮殿，窮極華美，為當時崇拜

偶像之中心（見奧國史譚）。又其國合諸小邦而成，無

統一之王，外人但稱為月神國。以中國語意譯之，

則曰西王母，即稱其國為西王母國，嗣並移而名其

國之王。……穆王見西王母處，當即亞西里亞國都尼

造，至前元千一百三十年，亞西里亞王帝臘皮思始建爲都。

接通大夏（今阿富汗）始於漢甘英，決非穆王之世所能及，丁氏不惜牽連西史而必之，何與？學者大抵熟習舊典，志在邦國，本自我之孤懷，發思古之幽情，爲先民宣揚國光，昭示文教，遂張大其辭，適足以增羞而自玷耳。雖然，其攷證詳瞻，不失爲參考之資。至其附錄諸考，如犬戎樹惇攷，積石山攷，劄閱鶻韓諸地皆古大夏國境攷，重壁臺攷，尤不可忽也。

穆天子傳六卷

呂調陽校 觀象臺叢書本。

穆天子傳補釋 劉師培著

是書刻於己酉（一九〇九）國粹學報第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諸期中。有同年正月序一篇，略云：『此書雖出晉初，然地名符於山海經；人名若孔牙耿脩，均見書序所載；賓祭禮儀器物，亦與周官禮古禮經相符；則非後人臆造之書矣。考穆王賓於西王母，其事具載列子，馬遷修史，亦著其文。雖所至之地，均今葱嶺絕西，然證以山海經諸編，則古賢遺裔，恒宅西陲。西周以前，往來互達；穆王西征，蓋亦率行軒轅大禹之軌耳。不

得泥博望以前西域未通之說也。其信而無疑，仍不脫傳統觀念之樊籠者，從可知矣。故其說穆王西征之途，至有謂帕米爾爲羣玉之山，波斯爲西王母之邦，裏海爲大曠原所在，任情挾智，爲老祖宗作廻護，余滋惑焉。劉氏爲古學大師，志在述古，學風所限，亦有不得不然者。其書非完統之作，僅取若干條而釋之。序云：『師培幼治此書，病昔治此書者率昧考地。因以今地考古名，互相證驗。古義古字，亦稍闡發。成書一卷，顏曰補釋。惟書中古字，率多未詳。又卷三「世民之子」，亦深思而昧其解。世有善思誤字之士，尙有闡此蘊義乎？」則其精力所萃，又可見矣。故於地名，甚多玄解。謂由葱嶺達中亞，均漢代塞種所居，而穆王所稱西膜，適當其地。並見西籍中有塞迷種，古居亞洲西境，遂言轉音則爲西膜，省音則爲塞。『膜拜』『膜稷』，均由西膜得名，非即沙漠。皆影響穿鑿之新例證也。計卷一凡七條，卷二凡十一條，卷三凡六條，卷四凡四條，卷五凡六條，卷六凡六條，合四十條。以余觀之，所釋古義古字，多精覈。如釋『里』（天子里圖）之路爲『釐』，引書序『帝釐下土方』馬注，『釐，理也』，與周禮獸人鄭注『謂虞人釐所田之野』爲說；釋『官人』爲旅次掌食之人，官與館同，引周禮遺人職『五

十里有舍市，有候館，與詩鄭風緇衣『適子之館兮，旋予授子之餐兮』爲說。可謂發前人之所未發，有功於穆傳者宏矣。

穆天子傳六卷

王國維校 趙萬里先生過錄本

是本卷末跋語有云：『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嘉平月盧文

明代倭寇史籍誌目 (續)

吳玉年

茅坤徐海本末一卷

四庫著錄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入傳記存目六，提要

云：『坤字順甫，歸安人，事蹟具載明史文藝傳。坤好談

兵，罷官後，值倭事方急，嘗爲胡宗憲招入幕，與共籌

兵計。此編乃紀宗憲誘誅寇首徐海之事，皆所親見，故

敘述特詳，與史載亦多相合。袁褰以此書與汪直傳合刻

入金聲玉振集中，題曰海寇後編，今析出各著錄焉。

按此編並載於鹿門集及籌海圖編。其集中與當道書中，

常論防禦倭寇之事。其海防事宜一篇，疑即與李汲泉

中丞議海寇事宜書，共分謀賊情，申軍令，利器械，分

戰守，擇官使，籍兵伍，築城堡，練鄉兵等八事。所議

皆當時要務，後皆次第施行，頗著成效。

昭校（二行）。己亥三月二十八日得抄本又看一過，弓父記

于崇文書院（二行）。癸卯八月庚申朔以道藏本校訖，弓父

記于山右之三立書院（三行）。庚申三月見盧抱經先生校

本，無甚異同。摘其要錄之。翟校多與盧合，似曾見盧本

也。國維記（四行）。丁卯七月十七日萬里過校，時客滬上

（五行）。

茅坤海防事宜

說見前。

茅坤海寇議後記一卷

見金聲玉振集。說見前。

汪直傳一卷

四庫著錄，入傳記類存目六，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提要云：『不著撰人名氏，記嘉靖中汪直引倭入寇海

上，及總督胡宗憲以計誘殺直事，所以歸功於宗憲者甚

至，或其幕客所作也』。

按此編與籌海圖編中擒獲汪直一篇完全相同，王先謙曰

本源流考引用擒獲汪直之編，題曰謝顧撰，先謙博學，

諒必有所受也。

劉燾沈莊進兵實錄

見姚叔祥見只編。圖書卷四十三，文洩：『燾字仁甫，天津衛人。嘉靖三十九年，代王洵爲巡撫。時倭寇頻歲焚掠，其年三月鳩衆數萬，由南台寇福州。燾素有威名，善騎射，走及奔馬。下令大開城門，往來不禁。親率死士千餘，邀賊圍安鎮，身發三矢，中其三酋，應弦而斃；賊盡奔潰，赴水死無算。凱旋之日，士民歡迎馬首。無何復出軍禦倭長樂之北鄉，遇賊壺井山下，手射二酋，賊駭潰，避去。以病免』。

按康熙南匯縣志疆土志：『沈莊在縣西北約五十里，下砂北二十里，東曰北五竈港，入鹽塘，南過鎮五六里，轉西由北行出浦，爲上海往來之官道。相傳沈三萬莊舍，南北約一里，兩岸居民約百許，海寇徐海踞此爲巢』。此編即記剿滅海之事蹟，甚爲詳備，可與茅坤徐海本末並傳矣。再籌海圖編參過圖籍中載燾有海防議一篇，而未見傳本，不諗其內容如何也。

李言恭 日本考 北平圖書館藏明刊本

四庫著錄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入地理類存目七，提要云：『言恭字惟寅，岐陽武靖王文忠之裔。以萬曆二年襲封臨淮侯。杰字彥輔，蔚州人；嘉靖丙辰進士，

官至南京兵部尙書。方言恭督京營戎政，杰爲右都御史。會倭患方劇，乃共撫所聞，爲此書。記其山川地理，及世次土風；而於學書譯語，臚載尤詳。後倭陷朝鮮，封貢議起。杰以力爭不合，徙南京。而言恭子宗城卒爲石星所薦，充正使往封；至釜山而倭情中變，易服逃歸，被劾論戍。蓋徒恃紙上空言，宜其不能悉知情僞也』。

按封貢議起，杰力爭不可，疏載明神宗實錄。宗城出使日本，言恭具疏力辭，且云：『必不得已，宗城誤事，幸無罪及』。事見兩朝平攘錄。可見二人熟悉當時日本情形，未始非此書之助。惜乎！明廷固信石星，一意主款，至貽中國之差，殊可浩歎！此書後載琴棋法式，殊爲畫蛇添足，實無載錄之必要也。

鄭若曾日本國纂一卷 鄭開陽雜著本

四庫著錄天一閣本，入地理類存目七，提要云：『此書乃其在胡宗憲幕府所作。以坊行日本考略一書舛譌難據，因從奉化人購得南輿倭商秘圖，持以詢諸使臣，降倭通事，火長之屬；彙訂成編。前爲圖三幅，附以論說。後載州郡，土貢，道路形勢，語言，什器，寇術，而儀制，詩表，別爲附錄，視若會萬里海防編內所載，

較爲詳密。其針經圖說止載入貢故道，而開道便利，皆隱而不言；蓋恐海濱姦宄得通倭之路，有深意存焉。

惟其言明太祖洪武二年，命趙秩往諭其國，明史載在洪武三年。又言太宗十九年，寇遼東，總兵劉江殲之於望海端，明史載在永樂十七年，乃總督劉榮非總兵劉江，均不相合。然明史據明實錄及國史，不得有誤，殆是書傳聞未實也。

按此書乃開陽雜著之一種，近南京國學圖書館有影印本；其所載頗爲周密，可與籌海圖編媲美。且其中相同之事甚多，如日本國圖，日本入寇圖，寄語，寇術，針經等。所異者，惟後附日本貢使詩，爲籌海圖編所無耳。

其言趙秩使日本及劉江殲倭之事，其紀年皆誤。惟劉江劉榮實爲一人。考明太宗實錄，『永樂十七年六月戊子，遼東總兵官中軍左都督劉江以捕倭捷聞。又九月壬子封劉江爲廣寧伯。江初名榮，其父名江，隸燕山左護衛兵籍。榮代役，因冒父名。至是始復其初名云』。以此可知榮爲江之初名，而總兵乃節文之差耳。提要斥爲傳聞不實，蓋未及詳考也。

薛凌日本考略一卷得月叢書本

四庫著錄天一閣本，入地理類存目七，提要云：『凌，

定海人。嘉靖二年，日本國使宗設來貢，抵寧波。未幾宋素卿等亦至，互爭真偽，自相殘殺。所過州縣，大肆焚掠。浙江瀕海之地，人民苦之。凌因纂輯是書，大略言防禦之事爲多，而國土風俗亦類入焉。然見聞未廣，所輯沿革疆域二略，約舉梗概，挂漏頗多。屬國中兼及新羅百濟等國；不知新羅百濟，在宋時已爲朝鮮所併，其時並無是國矣。又序世系，但及宋雍熙以前，而不載元以後國王名號，亦疎漏也。

按此書共分十五略，爲沿革，疆域，州郡，屬國，山川，土產，世紀，戶口，制度，風俗，朝貢，貢物，寇邊，文詞，寄語，皆甚簡略。其寄語一篇，與籌海圖編略有異同。蓋得諸傳聞，俱難準確，若以現時日本語音合之，百不一得也。此書得月叢書採入，首有鄭餘慶及汪光文兩序，蓋鄭爲初刻，王又爲之補遺重刊，說郭續中日本寄語一卷即採此書之一篇也。

葉向高日本考

見蒼霞草。向高字進卿，福清人；萬歷十一年進士，官至首輔，事蹟詳明史本傳。此編所記，大都內寇之事，而於彼國風土人情俱略而不詳。更不如薛凌日本考略之詳備也。

唐樞禦倭雜著

見皇明經世文編。明史本傳：『樞字惟中，歸安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世宗實錄：『嘉靖三十七年六月戊午，詔舉將材，唐樞亦在舉中，後不果用』。蓋因樞知兵故舉之。籌海圖編採其說甚多，又著錄其海議一篇，所論皆當時要務，爲世所推重云。

戴笠永陵傳信錄六卷

四庫著錄江蘇巡撫採進本，入紀事本末類存目。提要云：『笠字耘野，吳江人。是書用紀事本末體，一曰興獻大禮，一曰更定郊祀，一曰欽明大獄，一曰二張之獄，一曰曾夏之獄，一曰經略倭寇事。各爲卷，每卷皆先叙而後斷』。

康熙吳江縣志隱逸傳云：『笠爲人溫雅醇茂，自幼至老，以閉戶著書爲事。成則堂紀事三十卷，舉四海之大，匹夫之賤，激烈痛悼，幽隱孤憤，牢騷游佚，靡不備也』。

按此書吳江縣志藝文志未載，僅有則堂紀事三十卷。此書或已載於紀事中，亦未可知也。待考。

王世貞弇州史料倭志

弇州史料博採羣書，巨細畢載，故研究明史者奉之爲圭

臬。倭志一篇，序事頗爲簡略。其子士騏著取倭錄，較爲詳備。殆本其家學而擴張之歟？

諸葛元聲三朝平攘錄海寇（東方文化委員會藏明刊本）

四庫書目僅載兩朝平攘錄，而無三朝平攘錄。此書爲東方文化委員會圖書館所藏，較兩朝平攘錄僅多海寇一卷，餘則俱同。其爲後補無疑，余別有文詳論之矣。其叙事自洪武初年，終於嘉隆末季，合二百餘年之事爲一篇。其所記之事殊無特徵之處，蓋亦傳抄之作也。

郎瑛浙省倭寇始末略

見七修類稿卷二。此編乃集嘉靖朝浙省倭寇之事爲一篇，僅具綱領而已。

錢薇海防略

薇有承啟堂集，四庫別集類存目四著錄。提要云：『薇字懋垣，海鹽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禮科給事中，隆慶初贈太常寺少卿，事蹟具明史本傳』。

此編不見於本集，集中有鄉兵議，處倭議，與撫按兩台論防禦書，俱爲防倭之文。浙江通志經籍志引樞李往哲列傳有海防略，豈採其集中關於海防諸文，而爲是編耶？抑此編不入文集，而別行著錄耶？此則待考證者也。

王崇古海防議草

見籌海圖編。明史本傳：『崇古字學甫，蒲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遷常鎮兵備副使。擊倭夏港，追殲之崑江，從巡撫曹邦輔戰滸墅，已偕俞大猷追倭出海。累進至兵部尚書，身歷七鎮，勳著邊陲，卒贈太保』。

此編乃禦倭時所作。明史藝文志著錄王公督撫奏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明刊本，乃其經理邊境之奏，無關倭事者也。

俞大猷平倭疏

大猷有正氣堂集，內載禦倭之文甚夥，此編乃其中之一耳。大猷字志輔，晉江人。嘉靖中，舉武進士，累官至都督同知，兼征蠻大將軍，進右都督，諡武襄。於東南各地殊多功勳。事蹟詳明史本傳及其集首李杜撰功行紀中。其集傳本僅有兩種，一為明刊本，一為清道光重刊本，而流傳甚少。今由南京國學圖書館影印明刊本發行。余曾為文介紹，載於十月五日北平晨報學園，可為參攷也。

皇甫汭備倭議

見籌海圖編。汭有百泉子續論一卷，司勳集六十卷，四

庫俱著錄，一入雜家類存目一，一入別集類二十五。提

要云：『汭字子循，長洲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雲南按察司僉事。明史文苑傳附見其兄濬傳中』。其集中不載此編，僅有平倭碑一篇。其記倭事，僅於奉賀胡公宗憲進位司馬序，及贈憲使熊公梓擢雲南參政序中，略及之，盡歌功頌德之文也。

申欽征倭雜志

見廣史。

備倭事略

見餘姚縣志，不著撰人姓名。

倭事徵信錄

見松江府志及金山縣志，不著撰人姓名。

海防經略纂要

見鎮海縣志。

叙嘉靖倭入寇東南事

見徵信叢錄。

陳鳳章倭寇紀略

見台州府志及奉化縣志。

張泳備倭全書

見光緒太倉州志藝文志兵家類。

南征實略

原書未見，僅於皇明經世文編徐顯卿天遠樓集中有南征實略序一篇。序云：『往者倭奴盜入中國，民受害者不訾。彼倭賊者，竊處島嶼間，髡跣踉蹌，不知中國何道可入；乃中國人如中行說者，嚮道之使入。夫倭賊者，日本之餘島也，彼無甲冑鞞屨也，中國賊民引之。彼倭奴者，以一二輩鼓刀跳舞，民久不識兵革，輒竄草莽間；俄而伏發，不過二三十人。中國者將不知兵，兵不知戰，且無冑甲鎗鼓進退紀律也，輒驟而北矣。嗟乎！倭爲之中國患也，古未聞也。高皇帝神明獨斷，設備倭將臣，慮至遠也，迺今則驗矣。遂至震動天下，召邊兵以捕擊之，寇退而加賦于田，以爲練卒費者，歲且不訾，垂二十年。嗚呼，禍亦烈哉！余讀郭公南征事而悲之。當公與督兵諸大臣設機略出沒于戈波浪間，歷諸艱苦；而公之功尤在出信票以禁劫掠騎，而叱止過河者，率之力戰，令無譁，譁者戮。公時以兵曹郎參軍事，天子嘉其功，拜光祿少卿，然謗毀叢焉。嗚呼，將易言哉！』

郭君何名，尙待考實。觀序中所云，其曾出沒于戈波浪間，蓋躬與禦倭之事者，其所記必有可觀也。

萬表海寇議一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金聲玉振集本

四庫兵家類存目著錄，戶部尙書王際華家藏本。提要云：『表字民望，鄞縣人，正德末武進士，累官都督同知僉事，南京中軍都督府。時值海寇出沒，爲江浙患。表推原禍本，以爲姦民通番者所致，因爲此議上之當事，歷叙通逃嘯聚始末甚詳。其後倭亂大起，表結少林僧習格鬥法，屢殲其衆，蓋本能以才略自顯著，宜其所言之具有先見也。案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表海寇前後議一卷；此乃袁褱採入金聲玉振集者，所錄僅一卷，疑已佚其後議。又譌「萬」爲「范」，尤爲失考矣。』今按適園叢書本千頃堂書目萬表前後海倭議一卷，又海寇後編，別史類與地理類下複見，萬字皆不誤，當係刊行時改正。又按明史經籍志著錄海寇議，亦書范表，恐亦因金聲玉振集而誤「萬」爲「范」耳。表有玩鹿亭稿八卷，北平圖書館藏有明刊本；海寇議一篇，集中亦載。金聲玉振集海寇後編爲茅坤之海防事宜及汪直傳，非萬表之作也。千頃堂書目，因表有前編，遂以後編亦誤爲表作耳。

卜大同備倭圖紀二卷 學海類編本 寶顏堂秘笈本

四庫兵家類存目著錄編修程晉芳家藏本。提要云：『大同字吉夫，秀水人，嘉靖戊戌進士。由刑部主事，歷任

湖廣按察司僉事，弭斬黃盜有功，陞布政司參議；又有平苗功，終於福建巡海副使。是編即其官福建時，講求備倭之術而作也。上卷分八篇：曰制置，曰方畫，曰將領，曰士卒，曰烽堠，曰險要，曰戰舸，曰邊儲。下卷分二篇：曰奏牘，曰策議。所言頗簡略，不足以資考核。又喜徵古事，尤屬空談。其書本名備倭圖記，原本卷首尚有海圖，此本佚之，遂併書名刪去圖字，然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尚題備倭圖記也。

明史藝文志著錄四卷。棟亭書目作一卷。今學海類編本稱備倭記，亦分二卷，篇目與提要所言同，無圖，卷末缺策議一欄，其他篇目與學海本同。惟按學海本之策議，僅列歸有光之備倭事略與禦倭議兩篇，不知此爲卜氏原書所附，抑爲後人參入。學海本下卷各篇次序，與寶顏堂本不同；且缺議革巡海右參政疏一篇，而奏革巡海參政專管糧儲疏，與議五寨把總五年一換，及巡海總督備倭更番出巡疏二篇，均多刪節。此外零星誤字亦多，如上卷制置篇『宋置崇節水軍』句誤『置』爲『直』；烽堠篇之『沙堠』、『小堠寨』，險要篇中『小堠』之『堠』字，皆爲『堠』字之誤；下卷論福建海寇劄子，首句『臣契勘廣南』之『南』誤爲『白』字，而奏復沿海逃亡軍

亡餘剩糧疏篇末亦缺四十餘字。由是知寶顏堂秘笈本蓋勝於學海本也。

據學海本及寶顏堂本卷末均錄『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三十日本部尙書方等具題』之奏，可知卜氏之輯此書當爲嘉靖三十三年以後。籌海圖編參過圖籍中未列此備倭記，而圖編之茅坤序在嘉靖戊戌（四十一年），其著作時期或較備倭記稍晚，但各不相謀耳。

吳晗按，閩書卷四十八文蒞志：『卜大同傳稱其以進士授刑部主事，歷湖廣參議，有平苗功，再遷福建巡海副使。輯備倭圖記，畫戰守計，終任無倭患。此文殆即爲提要所據。惟此作備倭圖說，歷官爲湖廣參議，與提要小有異同耳。大同生平事蹟有徐階撰福建按察司副使卜大同墓誌銘可參閱，見徵獻錄卷九十。

五年按，此則爲王君以中所纂之明代海防圖籍錄之一篇。以其爲專論倭寇之書，故轉錄之。

張寰籌倭末議

見籌海圖編。稱張氏爲通政司參議。

海上丈人禦倭條議一卷

澹生堂目著錄，附於江南實錄之下，稱『海上丈人著，徵信叢錄本』。近古堂目亦著錄，不記撰人名。

梁文定海備倭紀略

見千頃堂目及雍正浙江通志經籍志引海防纂要，皆謂梁氏為遊擊。

李賢備倭考

見籌海圖編及千頃堂目，謂李氏為寧波人。

會題平倭事例

見籌海圖編。下注公卿科道會議。

胡國材平倭管見

見籌海圖編，稱胡氏為『五官繫壺正』。

俞元升海寇議

見籌海圖編，稱俞氏為太倉人。

水經注引得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出版 二厚册定價大洋拾圓

酈善長水經注列叙千餘水道，兼及郡邑沿革，古蹟遺聞，首尾詳盡，有條不紊，為治古地理者所必讀。其所引用古書四百餘種，現時存者十不二三，又為輯佚者所必資。至其鋪叙山水，詞致生動，寫景文字，實臻上乘，更為歷來愛好文藝者所欣賞。惟全書四十卷，遍讀匪易，尋檢甚難，學者苦之。鄭德坤先生致力山水二經歷有年所，特用餘暇，將水經注作為引得，以為檢查之助。篇首有鄭先生序文，於水經之原委及水經注之板本源流考證頗詳。愛好酈書者，當人手一編也。

引得編纂處出版

平西燕京大學圖書館內

浙江圖書館館刊(兩月刊)

第三卷第五期要目

- 史讀考異序.....柳詒徵
- 四明叢書第二集序.....張壽鏞
- 近代東南學風與民族精神.....陳訓慈
- 瑞安縣志問題之過去與方來.....孫延釗
- 妙山陳氏重修宗譜序.....陳鍾祺
- 綜合檢字法.....馬瀛
- 北游觀書日記.....錢南揚
- 杭州及其附近之日本鐘.....張崑譯
- 館藏善本書題識.....夏定域
- 書報提要.....張慕齋
- 中外圖書文化消息
- 館務大事簡紀

浙江省立圖書館編輯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